蘆浦筆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廬浦筆記

劉昌詩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傳自晉江黃俞邵爲明代抄本經王士禎吳騫陳鱣諸人詳跋故據以排印

蘆浦筆記敍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寮往來。僻在村疃。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遡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册。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留俟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求印可于先覺之士。儻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蘆浦乃廨宇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興伯敍于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烺家。予借得。命桂父錄之。以備稗官一種。萬歷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綏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唯心菴校。朔後三日書。

康熙甲戌中秋。王士禛阮亭借觀。

四庫全書提要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鞋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尚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尚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與。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訛、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拭慤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蘆浦筆記卷第一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衍忒爲一句非是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貢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圓霧克也二衍貢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貢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爲士者笑之注爲善士者以爲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爲善士爲一句則之野爲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

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賢於己。漢書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餳字出處

嬾眞子錄載餳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蓋戰國時以餳爲餦餭。後漢亦謂之餳耳。今考毛詩有瞽。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邪。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爲兒非馨香者。觀其語

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臥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蠙許。持其臂。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鑒。每宰相奏事。肅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尚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案今本漫錄事始門佚此事。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考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滅金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楯。以石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疑心。故予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爲蛇。懼心一生。則山上之草皆爲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而不及李萬歲。豈偶忘之邪。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杲餓死。褚蘿善終。乃大相反。蓋杲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軾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軾爲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黃霸傳。別爲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汙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爲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爲何物。考二

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藩。韻略。簨、必郢切。簴、先靑切。俱云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屛星韻。以屛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太母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名嵩。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菰。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郗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顗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鄰。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宣。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尙爾。闕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郤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問江霦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注云。四月丁未。以日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所不必言。至于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耤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攙於武侯自敍之閒。文意皆不相接續。某疑其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

臆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兼董允止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爲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誤書繆解。古今如此者多矣。不特晦菴句字字是佛語耳。阮亭記。）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

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漢甎

曩於周益公坐聞出示漢五甎。皆得於劒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甎。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爲漢隸不疑。

扈君甲甎。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甎。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甎。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无年。結偅孳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闕一字。嚮孔言。寬博闕一字。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甎。其文云。德積未報。曷九乾巛。茂而不實。顏氏暴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覩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甎二。皆爲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甎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邪。先儒謂謝朓始爲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甎。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甎之重至　斤。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蘆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公羊傳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爲何物。予觀史記周紀。衞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王享士會。殽烝。武子私問。王召云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今人送餽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熸。釋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賢關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由也。世人乃以太學爲賢關。則謬矣。

仁頻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頻幷閭。徐廣曰。頻、一作賓。小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卽賓根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頻。乃與雨頻頻、三顧頻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乾鵲

漫錄辨誤論乾鵲音干爲無義。廣韻有鴅鵲。亦起于後來。惟王荊公以爲虔字意。見於鵲之疆疆。甚爲得理。然紺珠集載乾鵲云。鯤案。淮南氾論訓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注。乾鵲、鴅鵲也。乾音干。別本俱作乾鵲。今據謝本改正。鵲之別名。音干。又何邪。

紫荷

漫錄載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爲橐。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以紅藥翻堦對紫荷持橐。皆爲誤。然又引隋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綬紫荷。錄令、左僕射、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以俟博識者。予攷晉輿服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綬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芰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門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浯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爲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秋遣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

嘉去之句。卽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竝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也。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爲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邪。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還。何邪。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衰。今攷元憲卽莒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閒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待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閒。充嘗爲相。而育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爲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蔣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邪。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鳴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荊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雁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雁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爲鴈行以來。索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庾喬元日朝賀。不肎就列。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打繳、打黏、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然世間言打字尙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算謂之打算。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醋謂之打酷、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

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爲打疊．又曰打迸．一作併．奮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火、一作伴．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爲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諢．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爲打交椅．舞儺爲打驅儺．又宋歌曲調．打壞木樓床．誰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噓、打話、打鬧、打鬬、打和、打合、讀作閤．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麪、打餅、打綫、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蓆、打籬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粗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爲生盆．莫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宮．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粗．始悟爲粗盆．俗呼爲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四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楫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爲艾、爲康、爲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首跋。是後方辨其名璟。蔣穎叔作武溪深。（善長案。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詞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穎叔蓋仿而爲之。）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爲未詳攷邪。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邪。因以知史筆無羨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爲多心。何以爲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間。率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爲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譌以傳譌。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猶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諺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邪。攷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爲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爲一洗躁勁輕揚之恥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爲古巴丘城。輿地志

又以吳後主分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東南。遂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市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閒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邪。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荆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閒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閒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柰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邪。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勾踐之後。秦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爲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

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爲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同。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勾吳耳。予謂此於越。恐合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善長案。其名凡八。而云七鄉。疑有誤。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灕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祗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爲乎於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曰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垚。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鯤案。堯山之堯廟。乃其後人所立。張衡南都賦云。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眷縣故謂之堯山。水經瀧水注甚明。與伯特未之考耳。

荊佽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荊佽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佽非謂枻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佽非之謂乎今廟稱荊佽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卽其旁立佽飛廟以鎭之是則眞以爲荊之佽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荊有勇士次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次與佽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鎭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佽飛掌弋射則佽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佽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鄞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郡爲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佽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爾官於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草鞋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之損蜀人也以庚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屨屨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緉亦

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敕。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獻公充御試官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內翰、
貫之雜端、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宣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宣賜食幷酒。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廷博案。疑是共一百二十七號。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卯刻幸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尙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

傳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 旬休.

傳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祝諮. 夏璋.

覆考經學官 王彭. 張兗. 朱從道.

詳定官 賈壽.

封彌官 傅求. 王陶.

出義官 王逢. 傅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 風.

聖駕幸考校所. 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 辭理精純. 出衆特異. 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 文理周密. 於羣萃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 文理俱通. 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 文理粗通. 於此等中仍分優劣. 優卽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然合落者. 謂文理疎淺. 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繆 謂所試文字. 竝皆荒惡.

六日陰. 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遘.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綖.　王瓘.
點檢官　孫洙.一作淵.　王廣淵.
詳定官　楊畋.　何郯.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簽.　傅堯俞.　張次立.
　　周孟陽.　宋迪.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　又酒果冷食.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焆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
御藥院關奉
聖旨看詳定奪.鞚纛觬觶劬五號等事.善長案.鞚音弓.軾中靶也.纛音瀆.方言.南楚謂多爲纛.觬疑鯢字之譌.音倪.角不正貌.觶音歹.角心也.劬音刁.龍之屬.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時爲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攷國史.大中祥

符元年。書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譓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書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之儀。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閒而已。因備錄之。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押其中。使人持以報之。謂之牓帖。當時稱爲金花帖子。國初尙循其制。予家藏王扶襲識二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襲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於帖面。攷登科記。蓋太宗端拱元年程宿牓。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二。一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久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蘆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注云。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及攷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綜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鼈案。晉輿服志。金根、耕根。原分爲二。此合而一之。非也。）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德宗幸望春樓餞之。獻翟敝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邪。韓景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爲銀。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景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可歎。國史輿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車爲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獻翟。不復考□而分爲二爾。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罰。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攷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有

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爲是書爾。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眞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爾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扃。此闕一字。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眞侶。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眞宰立石。

華陽眞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辰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寥。廓邪。奚奪闕三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无闕四字。我欲此字不完。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爲華。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不完。ナ又闕六字不完。ノ又闕七字。華亭爰集眞侶。瘞爾闕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後文。乃邵樞密亢、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檃括。故存其闕。雖有差

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義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鵠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冥遽取以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又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眞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黝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嘗收拓本。漢瓶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謂之樹。至於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雖非屏。然以之爲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家。必曰門牆。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從平聲。蒲丁切。）則乃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淸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緣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誦言之具書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廣住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去聲僕稱是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郡會之眞有是哉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縮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眞僞而斧之矣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爲麤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碗。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後於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二兩。作細末。以生雞子青和爲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一服立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黃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麻黃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七

比事

漫錄取類對爲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刖吳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鄙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坳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

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無執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內持刀兵。曰。欲報讎。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欲宿。心動而去。

欒布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萬石君傳。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啓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荊溪。疏鑿聖

瀆。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飧於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烏所誤。遂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遜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縞太常第。敕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大書一魁字。卽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字。詰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旨降五甲。豈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眞洞微先生王老志。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方悟其意。甫卽黼也。事有相類如此。

蘆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愼。舉盛典以交修。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宰茂。秉於大鈞。矧嘗選材。久滋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思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沖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罄智慮以翊帝謨。廼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夙一作實。宣精力。屬中都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律未周。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眞食。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上柱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

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軀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授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祀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公亦未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轉運。遷京東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爲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嶽。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囿以惑上心。固執不與。勔力譖於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請一切罷之。歲餘。除知穎昌府。移陝府。陝右民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府。興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立祠。刻石紀異。高宗皇帝即位。詔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順。粘罕以衆數萬寇徐。徐城孤埶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敵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埶益張。凡二十餘日。城

陷公躬擐甲冑巷戰竟日度不能禦乃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敵雖悍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尚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敵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馮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爾毋誘我吾誓有死耳敵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撾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噀之子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磚擲之力少差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卽執倚刳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爲敵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裹以裀褥藁瘞於黃樓側累甓成塚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衆敵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匹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爲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等死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敵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閒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爲雙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於朝敕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爲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爲虜將所獲不食五三一作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佾以太僕丞從高宗過惟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衞軍舊隸於公義不肎他屬散歸在所願以從佾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

議官。特命俏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之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遣書屬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幕屬王之翰往焉。初。趙立藁葬公於黃樓之側。及敵據京東。水久弗治。彭城皆瀰漫。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媼指而謂之曰。子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是閒。卽所指求焉。有塚巋然。蓋以獸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回顧老媼。化爲虎而去。徹甓取骸。聯絡不斷。類瑣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復灶香泣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行一作道路聞之。莫不嘆駭之。翰易棺斂葬於京師資聖院。後開鄉中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譜扈從顯仁太后回鑾。俏子達。留淄州。南北隔絕。以詩送譜曰。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俏卒已一歲矣。聞者哀之。藍公佐使還。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及之。上曰。王俏有兒女否。公佐奏曰。俏五子流落中原。後居江南。所生兒女。尙俱幼弱。今俏既卒。窮困可憐。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日。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卽日召見。賜金帛。敕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樂於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皓皆公所薦。起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卞氏二牒

敕泰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早著於嘉猷。柰未光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差攝長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衞。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事吳。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荊。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患癱風病。翰林院著醫官裴裔看驗。久遠不堪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　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惟揚。敵騎驟至。亟避之地中。尋復出於兵火煨燼。可謂能寶青氈者矣。攷媿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荊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盧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嵬崔嶵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杳藹藹。穹穹窿窿。端不可以名舉而數同似當作窮。也。陛矗九仞。簷掀百層。反宇吸日。飛甍列星。唶不可以意搆而力營也。前臨瑤池千頃之寒波。傍帶銀潢萬疊之高素。一作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之直上。葢九萬風斯在下矣。雖章華三休。井幹百尋。顧孰與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澡心於廣漠之清淵。宅意於無垠之元圃。策氣馬以上征。儼神驂而陟步。欻兮忽兮。排天閽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舌下命。魁靈制權。颺御馳馹。霆霓急鞭。瘦崑山空。藍田萃劍。剸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羣仙。惟五城一覩之珍。三獻不逢之寶。葢於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課程。羣工謹度。琢瑗鏤瑛。鬬珪疊璐。層翬翼翼。鵬翅騫雲。修梁耽耽。虹腰漲霧。跨空則璆檻璪橋。直明則琱窗琛戶。鏤飛儽以承楣。刻蛟龍而糺柱。鼇矯首而戴墀。虬怒髯而攫礎。飛鳴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宇。騰輝而曜魄挫芒。比緛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熒。莫得定視而熟睹也。爾乃迹脫凡近。身居沆寥。追逸駕於若士。揖高蹤於盧敖。窺倒景之列缺。躡閶風之扶搖。時則有龍驂鶴馭。軼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於岩巒。霓旌羽節。光倩洌以目眩。玉童華女。衆馭踏而雲飄。或鏗金而戛玉。或拊琴而鳴匏。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者。皆冰膚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

交。悅不知其所自。眞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台衡之北。傳後世以誇雄。語茲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談妙。齊諧志怪。劵宇宙之無極。狀鵬鷃之變態。顧貪常嗜瑣。單見狹聞。何足語樓之高大邪。

亂曰。

瓊爲棟兮琚爲梁。鸞遐翥兮龍高驤。琱欄璋檻兮屯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雲繚基兮霞擁址。星爲經兮漢爲紀。俯齊州兮九點煙。瞰蒼溟兮一杯水。翠旌孔蓋兮驂玉虬。笙簫杳默兮帝來遊。停驂弭節兮駐雲軨。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導。其詳見於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不能讀。斂下榻叩頭。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眞神仙中人。跨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幷書。

右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之後。石湖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閒俗史意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悅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

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黎路依約太微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中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響龍馭籥雲來夾道搴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迎鴛鶴琯愔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樓欄外輦道插非煙閒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可得而逭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孳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鑒鏘炳明盪人耳目迨茲以爲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姦巨猾既耡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甍連壤交仰事俯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卻視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蟲之來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孳其子若孫其爲不可亦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爲事則蝗蟲之與縣令又不得竝居此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即北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弒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爲不可者今

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冥歸矣。是狄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狄蕃夷之餘習。害聖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爲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蟲從事。必盡殺之廼止。無俾遺種於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葢學昌黎鱷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於此。

慤齋銘

家君命构以慤名其齋。而命栻銘以告之。栻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葢取夫孔子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爲之銘。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慤乎己。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不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慤以令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葢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驩飲箴

合驩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嫂之職。一獻百拜。尚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淫泆。婦不復議。而侑以色。競致妖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釂顏開。主禴客酬。笑言歡咍。夫豈不樂。嗟禮何在。

狂者斷腸。莊毅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肯失。顧不足戒。襟解鄰聞。一石其飲。詼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愆。勿違斯言。以愆德義。

驩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受殃。神質於旁。山童石爛。言則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愆。

右箴誓。司農少卿楊瓣正伯揭於坐右。公臨江鄉人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盧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趙俶謂合移斷章童穉捧應顚作第四句。卻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爲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即寧。姦臣與逆子。搖嶽復飜溟。權表分江域。曹袁鬬夏坰。虎奔咸逐逐。龍臥獨冥冥。從衆非無術。欺孤廼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管樂韜方略。關徐駭觀聽。一言俄遜主。三顧已忘形。南既清蠻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臨秦策若瓶。舉聲將潰虜。橫勢欲逾涇。仲達恥巾幗。辛毗嚴壁扃。可煩親細務。遽見墮長星。戰地悲陵谷。來賢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尋毛骨醒。遲留慕英氣。沈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西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於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寶

爲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劍石。杜詩秦州見敕目除薛畢。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回峯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禪扃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擎出。鐘聲浪答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英（廟同字。）字晦叔。嘗宰定海縣。景祐中。爲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於縣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詩

圖契朴琱推聖智。萬古奔沈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憨野雉。退之彊括六藝踈。見處纔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謾使蕭翼誇末計。摸金不必曹阿瞞。溫嶠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金。剔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嶪峨。永表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弃。

絕覽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頗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來心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大來一作丈夫。）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壁。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

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江上濃雲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葢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於山谷。嘗侍燕席。以柈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沈痾政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鶴銘詩云。當年誰爲裹元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葢峯何在。煙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氅。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稾不傳。

石介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介詩。今未忘也。擷根山石貯瓶罌。柱後緘題見者頼。風味莫嫌無醞藉。盃柈甚解作聰明。願言則嚏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酲。最是徂徠名道地。至今姦膽亦魂驚。

丫頭巖詩

巖前壁閒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無著。其詩云。前峯號龜豈不一作是龜。近巖謂月亦匪一作非月。世閒景幻語未眞。說著丫頭便癡絕。蒼然頑石自天成。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城。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綵浪浮龍蓋。一點紅雲護赭衣。車馬過。打毬歸。芳塵洒定不教飛。鈞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盃。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陸海鼇山十二峯。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雲中。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繡韉狻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風細細。珮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欄。

禁衙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遞韶音下九霄。登複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萬寶牀邊侍至尊。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玉。閬苑花開不夜春。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景陽鐘動纔歸去。猶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龍銜耀烘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河影轉。漏聲沈。縷衣羅薄暮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眞行到燭初上。豐樂遊歸夜已深。人未散。月將沈。更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尙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五色雲中應笑聲。頻報道。奏河淸。萬民和樂見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處處樓臺月上遲。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沈香甲煎薰爐煖。玉樹明金蜜炬融。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粱一夢中。

眞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天下都無歎息聲。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

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當與夢華錄竝行也。

又

蜀人閣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鼇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球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黃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疎眉秀目。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爽。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蕩。事隨天地飜覆。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竹。留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爲予且釂船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煑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爲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卻非鸞膠。豈其誤邪。不能杜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悵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閑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爲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鎡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爲儀眞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涂閒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溼玉蘭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雁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詞也

辛亥七月望客麻姑仙壇之廣度菴豐城張應桂謹錄

右蘆浦筆記十卷。乾隆壬午正月。傳襲侍御（翔麟）玉玲瓏閣本。襲傳自晉江黃（俞邰）千頃齋。黃本則明萬歷閒謝兆申鈔於進士賀烺者也。三寫之後。亥豕漸多。存之以俟善本勘定焉。元本曾經漁陽山人借觀。前有題款一行。卷中附評語兩行。其書後歸海寧阮（善長）。阮有案語三條。今藏錢塘郁佩先（禮）東嘯軒。予所從借鈔也。校畢記其流傳所自。俾後來者有考云。二月十日。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三月二十六日。復介佩先借趙意林（信）藏本再校。趙鈔於厲考廉鶚。厲本仍出於襲。無可是正。錄其題識。以著小山堂主人劬書之勤也。廷博又識。

此樊榭先生善本也。乙巳六月伏後三日。銷夏於小山堂。讐校一過。略正其四五。而內長文之譌。尚復不少。古人云。校書如掃塵。信然。倩楷書生鈔畢。以原本歸之。欒城意林對考。（博案。欒城。爲錢塘沈嘉轍。乙巳。則雍正三年也。後四年。爲予始生之歲云。）

丁亥閏七月二十日。吳江沈果堂（彤）本校於繡溪寓廬。亦是新鈔。無所補益。

辛丑長至日。吳騫閱於橫山舟次。

壬寅正月。海昌陳鱣仲魚借觀。

癸卯十一月十四日。借歸安丁小山（杰）本校正。錄其題識於左。

考西江志。劉昌詩。清江人。開禧元年。毛自知牓進士。蘆浦筆記。乃其所作。蘆浦卽華亭蘆瀝場。昌詩蓋曾爲鹽官者。卑吏博雅如此。足徵趙宋文治之盛矣。雍正十年壬子十有一月朔。錢塘樊榭山民

厲鶚書。

案是書所載地理故蹟。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及雲閒。疑所謂蘆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非今之蘆瀝場。俟再考。乾隆己亥重午前二日。校官書借鈔畢。附識。祝堃。

己亥秋仲。祝中翰堃本鈔。其元本當爲祁門馬氏所進。故有樊榭山民跋。辛丑正月。以程編脩晉芳所藏學海類編舊鈔本互校。丁杰。

嘉慶丙辰元宵。觀於西湖沈莊。校定譌字十餘。偶有所見。附注每條之下。覽者幸恕其妄。蕭山徐鯤。

余傳是書在壬午之春。彈指三十五年矣。屢經校讐。意未愜也。丙辰七月。始得謝聲溯小草齋舊鈔補脫文二行。王公家傳補十六字。祭蝗蟲文補十三字。荊飲非廟一條。得寶劍干將。據本改得寶劍於干隊。餘干一條。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據本改由作田。屏星一條。唐韻。駕車簏。駕上據本增別字。其他更定。不一而足。庶幾成善本矣。亟壽梓氏。以傳無窮。惜樊榭、意林諸老宿不及見也。小草齋本。末有辛亥七月望豐城張應桂手錄題字一行。以鈔藏歲月計之。僅先謝兆申本數月。特未經轉寫。故未失眞。爲足據耳。前有周櫟園圖記。今藏桐鄉姚君正夫家。刻成。記於西湖沈氏湖樓。時嘉慶戊午七月十二日。廷博書。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讀書不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閒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輟溝俸。鋟梓於六峯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此帙乃戊午己未之交。在江寧藩署。趨庭之暇。借鈔於黃俞邰家。今歸田卜居甫定。掇拾殘編。回首不覺三十年矣。爲之憮然。丙戌上巳後三日。田居漫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蘆浦筆記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昌詩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壽

G一四四七上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